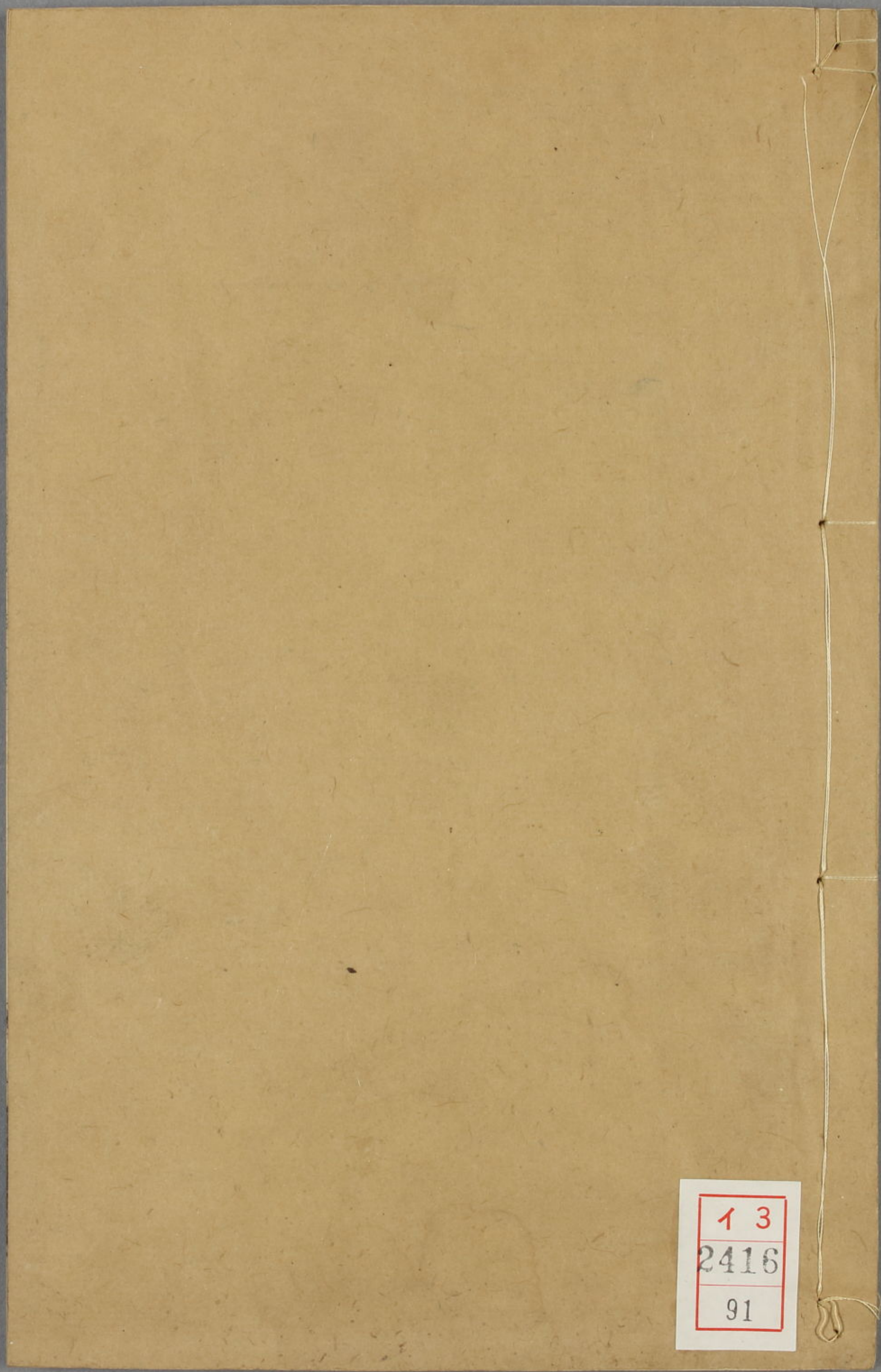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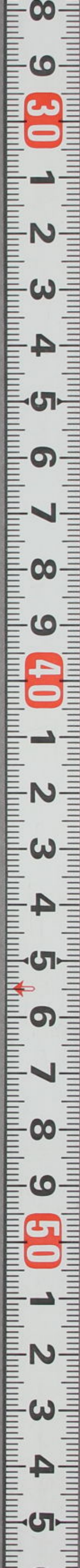




13
2416
91



13
2416
91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半澤文庫

文學部十

儒術
勸學
善誘

理學併載

儒術一



原周禮曰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
得民鄭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禮儒行曰哀公問於孔子曰
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
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
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
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

文學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儒術

<2004-651>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
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
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
者儒有不寶金玉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其近人有如
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
畝之宮環堵之室葦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
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

弗逢世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
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
不浮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
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
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
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
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
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慎
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
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

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閤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聞此言也不敢以儒爲戲 春秋公羊傳序疏曰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又曰教授於世謂之儒 史記儒林傳序曰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也

又儒林傳序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增後漢書儒林傳論曰光武中年以後專事經學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至有分爭主庭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晉書儒林傳序曰漢武崇尚文儒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

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梁書儒林傳序曰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周書儒林傳序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元風既興晉綱於焉大壞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隋書儒林傳序曰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

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又經籍志曰聖人之教非家至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子思孟軻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故曰博而寡要 唐書儒學傳序曰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 宋史道學傳序曰宋儒之學度越諸子上接孟氏其於世代

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所關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其
用後之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又道學
傳陳淳語學者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
宜然後爲全儒可語王佐事業 金史文藝傳序曰世
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
者接踵 名山藏儒林記曰明興高帝因文見道使天
下之士一尊朱氏爲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優游於德
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無同異之
說有共學之方無顛門之教 莊子曰莊子見魯哀公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莊子曰儒

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決者事至
而斷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何不號於國中曰無
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
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可謂多乎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
其上者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嗚呼而
莫之能應然而通於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
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又
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管撫暴國齊
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
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
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也通則一天
下窮則獨立貴名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
者有大儒者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
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
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
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
地久又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

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
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
也小儒者諸侯之大夫也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

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

木鐸而宣又曰通天地人曰儒韓愈進學解曰觝

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

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

於儒可謂勞矣先生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

卒死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

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劉軻與馬植書曰言臬百氏腹笥九經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 性理大全朱子曰吾儒萬里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西銘注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又真西山曰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

儒術二 儒教 理學併載

增揚子曰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在姬公用於周

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陶潛羣輔錄曰八儒夫子歿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葦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漫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

儒 春秋穀梁傳序疏曰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
各安其意爲經作傳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孝經說
云春秋屬商是也爲經作傳穀梁子名赤受經於子夏
爲經作傳鄭康成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
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 **原**史記曰伏生故
爲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時年
九十餘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
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增**又曰諸學者多言
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

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曰毛公
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 又曰董仲舒少治春
秋孝景時爲博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
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
先儒像贊曰漢杜子春通周官教授鄉里時鄭衆賈逵
往受其業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
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焉查道贊曰學窮
周制譽藹儒宗 **原**漢書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

氏曲臺記

注在曲臺考書
著記因以為名

增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

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唐書唐承五代剖分文蔽質窮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貞元元和間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又曰自晉汔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詆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宋史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歐陽修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

扶持人心又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講習六經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惟周茂叔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宋史曰程顥歿弟頤序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孟子後一人而已又曰先生幼聞周茂叔論道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

後得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司馬光
曰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
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
儒 蔡西山曰邵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實伏羲所畫
之卦也故其書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
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
一人而已 宋史張載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
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爲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西
銘 又司馬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平生所爲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

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又曰
楊時幼穎異潛心經史聞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
熙豐之際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 朱子曰胡安國
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
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宋史
朱熹嘗謂經旨不明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易本義
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熹歿朝廷以其
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
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又呂祖謙
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朱子贊曰以一
身備四氣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
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又張栻以古聖賢
自期作希顏錄朱子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
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 又蔡元定子沉少
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
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
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
明先儒之所未及 虞集曰真德秀大學衍義之書本

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君臣之軌範蓋莫備於斯
焉 又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
之 吾學編曰薛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
君子之儒 名山藏曰胡居仁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
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陸瑞家曰
本朝理學之臣居仁完辟也

儒術三

儒教

理學附

原治六經

綜六藝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

二君論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
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

文學部

崇禎庚辰歲三月

儒術

七

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網綴下詁訓之紀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王粲七釋
 一網綴下詁訓之紀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王粲七釋
 政事依謝承後漢書鄭興數言
 華陽國志楊充字盛國少好學求師受古學於扶風馬
 季長南陽朱明叔穎川白仲職精究七經
 肱博通五經
 兼明星緯
 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
 禹等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韋賢安昌侯張禹等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為世書魏
 志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
 論語二禮
 左氏解
 疑命世之雄儒也後漢書伏
 湛字惠公父理為當世名儒
 儒孟軻傳軻字子輿鄒人勤學不息私淑孔子遂稱天
 下名儒後漢書左雄傳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

命世雄儒 當世名儒 天下名儒 海內名儒

齊魯之說 賈馬之學 精究七經 博通五經

強學待問 依經守義 儒術

於是負笈來學 東州大儒 上邑俊儒 魏志樂安孫
 者雲集京師 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
 邑俊儒 然而造 明經至丞相 明經舉孝廉 漢書韋賢字
 人也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以昭帝師為丞相少子翁復以明經舉孝廉後漢書平令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解經不
 書劉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令
 窮戴侍中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戴憑以明經位
 又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為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
 學不通人問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為之語曰問事不
 休賈長頭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皆
 為穀梁見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橫周宣光輔
 前漢書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橫周宣光輔
 決錄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云
 云周舉字宣光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
 文學部

東州大儒 上邑俊儒 魏志樂安孫

明經至丞相 明經舉孝廉 漢書韋賢字

窮戴侍中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戴憑以明經位

又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為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

學不通人問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為之語曰問事不

休賈長頭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皆

為穀梁見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橫周宣光輔

前漢書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橫周宣光輔

決錄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云

云周舉字宣光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

文學部

語曰五經縱五經復興魯叔陵五經無雙許叔重

橫周宣光東觀漢記魯平叔陵性深沉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

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云

經鏗鏘楊子行道德彬彬馮仲文後漢書楊政字子說

字仲文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為之語云又馮豹

云道高學博並漢書詳明天道翫經文上語云

經文而巳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體翫

秦皇坑漢王憎儒始皇坑儒漢王入彭城叔孫通

制楚不能易不敢戲儒服降漢王憎之乃變服叔孫通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

婦長幼之序雖百家不能易也

書抱籍是古非今蔡邕楊復碑文學之徒翫書抱籍

雍雍焉間焉宣帝曰俗儒好是古非今僻儒

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注言歷覽不專今

醇儒漢藝文志惑者既失精微循僻者是又隨時抑揚違離

僻儒之患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腐儒豎儒食

其勤漢王立六國後張良言不鴻儒英儒儒風

可王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儒流雲屯文士草偃儒風四科崇儒九流

考藝清風載揚素業不墮木鐸之教象環之

義經國之大端立身之要道逢唐虞之日弘

洙泗之風王者設教勸學為先君子立身宗儒為

本白帖增笙簧五典甲冑六經王勃益州夫子廟

文學部增盤頤山卷一百一儒術

增盤頤山卷一百一儒術

增盤頤山卷一百一儒術

增盤頤山卷一百一儒術

增盤頤山卷一百一儒術

黃五典 宋濂送陳教授序 正定五經 疏滌百氏
六經汝甲 胄四子汝箭鏃 後漢儒林傳序 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
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
焉 張如禹之治木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
目張如禹之治木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
世百 握素懷鉛 釋經訂史 重周書儒林傳序 握素懷鉛
廷圓 冠方領執經 負笈之生 著錄於京邑又唐儒學傳
四方 挾策負素 宋史程迥卒官朱熹以書告其子絢
曰 敬惟先德博文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
後學 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含
經味道 內聖外王 之老選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含
宗 宋史邵雍字堯夫學益老德益幼行伏義先天而
旨著書十餘萬言程顥初待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
歎曰 堯夫內聖 三世國師 十八學士 武帝時為梁
外郎 時以文學相尚軍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儒業
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北職三世為國師 唐

書儒學傳序 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 是謂人師
學館名儒 荀子儒效篇其為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
乎 下則天下應之如響夫是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之謂人師 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論石渠閣
繼軌尤重經術 鴻生鉅儒 負自遠而 論石渠閣
至者不可勝算 石室蘭臺 彌以充積 論石渠閣
會白虎觀 詳講論二儒 為江都相 封都鄉侯 漢書
舒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匡正有曰 大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匡正有曰 大仁人者正其誼不謀
仲舒大儒 善待之 吳書 關 禮 文 及 諸 注 說 以 授 二 宮
以經傳文多 勤經典 所疑 鄉 禮 文 及 諸 注 說 以 授 二 宮
每朝以儒學 勤勞 封都鄉侯 居今行古
訪之 儒學 勤勞 封都鄉侯 居今行古
上詳儒術 數經時人 稱曰 居今行古
易兼通 數經時人 稱曰 居今行古
文學部 附錄頁 卷二百一 儒術 古

生自遠而至
言有壇宇
行有坊表
見荀子
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
朱知德者希
孰識其貴
從容禮法
沉潛

仁義
性理
朱子自題畫像
曰從容乎
道高言醇
德

成行尊
者都無他見
識
又勉齋高言
儘醇自孟子
後儒

德成而
學行可師
名教可樂
唐書賀德仁
與從兄

文辭稱人
為語曰學行
可師賀德基
子政積思
公

權博貫
漢書劉向字
子政本名更生
時宣帝召選
名儒

尉廉靜
樂道不交
接世俗專績
思於國語
弟周書尤
邃每

公權博
貫經術於
詩書左傳
春秋國語
弟周書尤
邃每

解十義
必朝惟賈
生世號樊
侯士書孝
惠之世乃

除挾書
之律至孝
文天下眾
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
傳後

猶廣立
於學官為
置博士在
朝之儒惟
賈生而已

漢書樊
豐刪定公
羊嚴氏春
秋章句世
唱道東南

號樊侯
學教授門
徒前後三
千餘人

馳聲天
地門者甚
眾然曰龜
山先生唱
道東南士
之遊其

豫章蓋
一人而已
六經文選
服膺儒行
毓德於衡
門起聲於

則關西
夫子通涉
六經文選
服膺儒行
毓德於衡
門起聲於

地無不
窮究諸儒
為之語曰
關西夫子
尚書楊震
字伯起明
經博覽

沉少好
學善屬文
高貴鄉公
亦好學有
文才數引
沉及

裴秀於
東堂講燕
屬文號沉
公亦好學
有文才數
引沉及

為文籍
先生秀為
儒屬文號
沉公亦好
學有文才
數引沉及

元史張
頤然新安
吳澄序其
書以為議
論正援據
博貫

穿縱橫
儼然宗以
反已
非同曲儒
不為世儒
司馬

學以悟
孔氏為宗
以反已
非同曲儒
不為世儒
司馬

為要公
著言於朝
曰程頤洞
明經術通
古今治亂
之要

實有經
世濟物之
才非同諸
山曰游定
夫儒徒有
偏長使在
朝

廷必為
國器又楊
龜山曰游
定夫儒徒
有偏長使
在朝

為世儒
之習誠於
中形諸外
望之知為
成德君子
也

文學部
自左丘明
以來

文學部
自左丘明
以來

文學部
自左丘明
以來

文學部
自左丘明
以來

總五經妙論 著九經要義 漢書谷永疏曰關內侯

包商偃之文學儼然靖州五經之妙論立師傳之顯位質

宋史魏了翁降官至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

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 白衣為三公 匹夫師百

世史記儒林傳序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

為天子言延文序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

法潮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學上靡然向風矣蘇

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其道明以大學

賢之域又行端而實蓋有以振百代之沉溺而明其聖

果似張子厚歐陽圭齋曰許魯齋淳篤似邵堯夫窮理致知

勢而道不危擅程子朱元晦抗萬鈞之勢 處龍鳳之署

隆師友之臣 龍鳳之署 誠千載之嘉會也 名山藏

賀欽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 光

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母老懇辭且陳四 光

風霽月 冬日夏雲 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又陳恬

文學部

開監貢名卷二百一

儒術

六

嘗不道儒言身 碩儒 耆儒 穀梁傳序 望碩儒疏
 未嘗不道儒言身 碩儒 耆儒 穀梁傳序 望碩儒疏
 唐書儒學傳者儒 沈 樸儒 文儒 狹邪行鳴玉豈樸
 重講太學詳講論 二 又王元長策 陋儒 散儒 荀子學
 秀才文賦皆俊民 不修文儒是競 陋儒 散儒 荀子學
 速乎識好其人 隆禮文之士不能好其人 下不能隆禮而特
 已 泰也 又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譬之窮年不免為陋儒而
 春 察也 儒教 西唐 北海 精誦讀書高鳳南陽人降禮
 散儒 中 又鄭康成北海人遊學十餘年乃歸 教授西
 及黨事起 杜門不出 弟海人遠方至者數千人 居
 避地 史記申公魯人呂太公傳其太遊學長安與劉
 申公及立師 為王 楚王令申公傳其太遊學長安與劉
 不出門 後漢書 李育沈思專精博覽退居教授終身
 育 輒云病 常避地 六教 四學 荀子安焉樂焉往焉遊
 教授門徒數百人

焉肅焉藏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宋書
 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
 尹何約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 四教
 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行忠信 四學 並建之 史
 三德 國子一曰至德以文行為教 本二曰敏德以行為本 三
 曰孝德 授侯 訓帝 後漢書 張酺字孟侯開學於南
 宮置五經師 酺以尚書教授 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
 臨沂人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 命祥為三老 祥南面
 杖明王師道自居天子之北 乞言 祥 疑聖 對賢 答
 陳明王師道自居天子之北 乞言 祥 疑聖 對賢 答
 魚 泰 典 畧 齊 景 公 問 子 貢 尼 之 徒 傳 業 西 河 人 疑 其 聖
 曰 賢 乎 對 曰 來 學 待 教 曲 禮 南 子 夫 馬 之 為 衡 馬 不 可
 曰 賢 乎 對 曰 來 學 待 教 曲 禮 南 子 夫 馬 之 為 衡 馬 不 可
 以 轡 銜 則 離 險 及 至 圍 人 擾 之 良 御 教 之 掩 馬 以 衡 馬 不 可
 化 其 可 通 氣 志 猶 待 教 而 成 沉 人 乎 顓 門 闔 門 書
 而 其 可 通 氣 志 猶 待 教 而 成 沉 人 乎 顓 門 闔 門 書

山北斗者其端
 皆白公發之
 首開儒教
 並尚經學
 文粹常仲孺
 子彭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有天下者
 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淨遵其廣大可以致
 於雍熙遵其禮讓可以致於和平南史宋孝武帝好
 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王儉弱年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
 教由是衣冠善翁然並尚經學儒教大興
 先察義利
 先識門庭
 性理朱子曰張南軒教人以必使先察乎義
 又李
 果齋曰朱子集小學使學者先正其操履集近
 思錄使學者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
 爲下
 學本
 自小學始
 不使之以孝悌忠信莊敬持養爲下
 學之本
 元史蕭欽制行其高
 德教以傳
 鴻教不
 真履實踐教人必自小學始
 刊劉向建本論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
 草藥以攻疾構宮室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
 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
 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
 文心

雕龍三極 昇訓其書曰經經也 鴻教也 楊仁以韓詩 劉

者恒久之極 昇訓其書曰經經也 鴻教也 楊仁以韓詩 劉

昆以施易 後漢書楊仁誦京師學韓詩數年歸家靜居

子常五百人 素木瓠葉為俎豆 桑弧蓬矢以射 順春秋

冬夏 以禮樂詩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春秋

弟于蓋教 以詩書 史記孔子禮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順春秋

舌耕 拾遺記賈逵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舍於門側皆

得誦經 口授 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達非力耕所

所謂 舌耕也 理學 主靜 主敬 性理 周子太極圖

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 李果齋曰朱子之道之以中

反躬以踐其 實而敬者 曰主敬 以立其本 窮理以致其知

真晟專心 儒業 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始

知敬者 大學之基本也 求其所以為敬 見程子以主一

釋敬以無適 釋主一乃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

朱子始集大成 與其徒著四書 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

原朱子之意 其學初主於靜 後主於虛 以天下之理以

虛而入 亦以虛為 應因以虛名齋

儒術四

周孔之遺風 儒家之子 後世以為楷 詳儒 為君

子儒 論 洙泗之遺 見白帖 國家 為王者師 史記儒林

卒後七十子之徒 散遊諸侯 大夫者 為師 傳序孔子

教上大夫或隱而不見 如田子方 韓非子吳起禽滑釐

之屬 皆受業於子 原世之顯學 韓非子世之顯學儒

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張之儒 子思之儒 顏氏之儒 孟氏

之儒 漆雕氏之儒 仲良氏之儒 孫思之儒 樂正氏之儒 孟氏

儒分為八 反不同 而皆自謂真孔墨 孔墨離為三 不可復生

文學部 周監頒術卷三百一

將誰使定後被服漢書河間獻王被服儒術造次必

世之學乎傳經術言得失當平議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

皆行經術言得失當平議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

身為儒宗漢書蕭望之能近古社稷宗有勲伐而不知儒術

張禹為論語章句漢書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

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問漢書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

先事王陽後從蕭望之問漢書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

之語多從張氏餘家宴微是安翁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為

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宴微是安翁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為

通一經者復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帝紀徵天下通經者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本紀徵天下通經者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輶傳遺諸京師至者數百人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注云以一馬駕輶車而乘傳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傳序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扶進微學帝紀

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扶進微學帝紀

詔曰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原

立五經為博士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儒藝有六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簡其選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得察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如縫掖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謁規規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遽而起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石道義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生道義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春秋顯名太學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中號為任聖童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始昌輩世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宗其道儒林傳序元帝好儒林又劉歆諸儒為

宇治嚴氏春秋學東觀漢記以白宇治嚴氏春秋持學為

儒宗後漢陽儒林傳大司徒儒宗數訪丘易拜太子

少傳顯宗數訪問經術儒宗數訪丘易拜太子

自遠至者著錄且問經術儒宗數訪丘易拜太子

和初帝東巡狩過魯幸闕里大曾孔氏男二十以

上者命儒者講論拜過魯幸闕里大曾孔氏男二十以

經明行修又魏應經明行修弟子德行恂恂名伯

春又召訓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原景鸞理詩易景

詩施氏易師學經涉七州之地理齊通儒慶氏禮博

樂威儀章服輒令釣參議多見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

何休得公羊本意又謝餘條妙得春秋本意

卧鼓宜得名儒去官孔融上書曰蔡弓

名儒典綜禮紀原金聲玉色劉楨魯都賦彼齊魯諸儒

意在儒雅非吳書陸績孫權統事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

傳易釋元皆儒宗登保傳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傳

先以博物參朝政子潛心儒典晉書庾峻少好學舉

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博學高貴鄉伏膺又

公幸太學問尚書義峻乃發明經旨申暢疑滯伏膺又

伏膺侍術非禮不動朝詔疑滯初為中書令加散

騎常侍循以老疾辭改拜太常卿疑滯皆清貧下

令曰循冰清玉原靜棲翰林又孝武弘儒學之士徐睦九

深義增奕世儒素晉儒林傳又孝武弘儒學之士徐睦九

東州儒素謝安舉以應選儒術甄明儒術甄明恬靖

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儒術甄明恬靖

文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儒術甄明恬靖

儒術甄明恬靖

儒術甄明恬靖

儒術甄明恬靖

儒術甄明恬靖

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又范
弘之雅正好學以儒術明為太學博士
又元帝為丞相教曰儒林祭酒
莫能攸正宜相立儒林祭酒
其以夷為祭酒立不與易
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以儒學通
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為高僕誠太
周流儒肆書北史孫惠蔚周流儒肆
蔚仍太廟令孝文曰道固儒既登龍
蔚猶沈溺滄無致致之望儒者以是
唐書以儒學顯五經指南又王元感
篇翹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
徐堅等薦之下詔褒美以五經指南
崔大卿或曰若宗元者學不能探奧
之儒雖或實力於文者勤勞費翰墨
爾之規矩恢恢大帶游於朋黨且有
爾之縫掖曳曳大帶游於朋黨且有

邃儒術器識方服膺儒業宋史聶崇義少舉三禮因
重動循法度初上之太祖詔曰崇義典事
國庠服膺儒業有足嘉者儒者高蹈疏曰處士程
頭立學好古安貧守節真集諸儒之大成溪曰河洛
之問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上以達
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
成而副周程之淵源者也士之冠冕震學術深博廉
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士之冠冕震學術深博廉
正守道士雅儒參佐又劉清之通判衡州作朱陵道
之冠冕雅儒參佐又劉清之通判衡州作朱陵道
參佐謀論躬備四時義性理歐陽吉士曰相周旋其間而
多在焉儒林四傑元史柳貫蒲陽人與同郡黃潛為儒林
表之儒林四傑元史柳貫蒲陽人與同郡黃潛為儒林
傑正學世宗薛瑄鄉祠廟額曰正學世宗儒林
清節又正統中何自言上言曰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
文學部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真儒林之清節聖

崇禎庚辰歲二月

儒術

三

代之
逸民

儒術五

唐賈至旌儒廟碑曰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
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教教之大者莫大於儒旌儒
者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
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麀至然後罪九流之異
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
流血淬於泉壤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之臺
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顏壑猶在慨然感亡
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司作是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
於戲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
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
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軒盛美湯武鴻
業不若也秦之所滅我之所興鯁臣不敏敢獻頌曰於
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經籍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
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實生暴
秦反道敗德焚書坑儒萬古悽惻驪山之北坎窖猶存
草樹無聲愁雲晝昏帝在華清登高訪古下哀羣哲饗
祠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奠酬以時鬼無

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增評唐陸龜蒙大儒評曰世以孟軻氏荀卿氏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氏之道然李斯嘗學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况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增論宋蘇軾儒者可與守成論曰禹治洪水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於是益修其

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德既無以相過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然終不若三代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病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不可以伐病

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二世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增辨明宋濂七儒辨曰儒者非一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是謂游俠之儒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元精嚙其芳腴搜

其闕逸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是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是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是謂智數之儒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是爲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逸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是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

足以爲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是爲道德之儒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康成是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爲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

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夔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勸學一

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書**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禮**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

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又曰良治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論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家語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

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又子路初見孔子子曰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荀子勸學篇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

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
也善假於物也又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
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
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術有終若其義則
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又曰君子之學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
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學以美
其身小人之學以爲禽犢饋獻之物也又曰百發一失不足

爲善射千里跬一作頭步不至不足爲善御倫類不通仁
義不一不足爲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
焉塗巷之人也 又儒效篇曰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
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
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故
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
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又
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劍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
礪也 呂覽勸學篇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

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君親不得其所欲子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學在於尊師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脩務訓曰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或作廬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紛以元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

亦人之砥錫也又曰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礪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曰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又曰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

任人材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又曰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揚子學行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之質在其中矣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徐幹治學篇曰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乎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

者心之白日也又曰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元黃之色旣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又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文中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周子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 朱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返之而聖

勸學二

增漢書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原又曰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

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 後漢書曰明帝爲功臣子弟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平矣 又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 **增**唐書曰常袞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

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宋史曰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勸學三

勸學

廣學

衛文公敬教勸學士弟子無致員數以廣學也

漢元設博

琢玉

成器

食有知旨

學一

木之枝葉

地有山川

國語

范獻子戒其所知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木有枝葉猶鹿之有角也珍寶於是乎出太平之原 大教之本 記史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太平之原 大教之本 記史公孫弘等曰今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太平御覽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味利有

攸適猶金之銷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責之 近而於文鑄之於學文學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愈明 窮而不困 通也為窮而志不困憂而意不衰也

總羣道

積眾善

徐幹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廣者所以總羣道也 晉書虞溥除郡陽內史大庠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

修講舍

增學廬

唐書陽嶠遷國子司

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又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

勗呂蒙

警張載

下詳勸學二

開集雅館

擢授

經郎

文選陸倕公石闕銘序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

文學部

勸學

勸學

元史揭傒斯以天曆初開奎章閣首
擢為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
諸生梁書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
為史納後進館有數百生給其廩
多建學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集
諸將講左氏春秋諸生從之游者
青之徒橫經以聽秋
襄時為南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
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
通一經者聽唐書自元武屯營飛
夫感妻言父好子學後漢樂羊子
思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
道而歸何異於丈匹若斷斯機也
藏曹端父好善信佛氏見端居常
行燭書呈父其言信佛氏見端居
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
人由天命之路也辯析甚

飛騎受經北史蘇
郡吏受書
招納後進
勸誨

精父好之
卒向於學

勸學四

原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
翁化蜀大造學舍聚生徒也

董遇三餘

魏畧董遇有從學者苦無日遇言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
書絹唐書隴西恭王博以善為善
愧切

延經術士又張鑑為濠州刺史政
術士又張鑑為濠州刺史政

增賜市

人勸讀論語

孫者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
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
毫偽處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
賓禮賢士又程迥知上饒縣暇則
質疑問難者進其子弟之秀者與
不問早暮

文學部

五味在和履祥語之曰士之為
學問早暮

文學部

五味在和履祥語之曰士之為
學問早暮

文學部

五味在和履祥語之曰士之為
學問早暮

文學部

五味在和履祥語之曰士之為
學問早暮

文學部

五味在和履祥語之曰士之為
學問早暮

味之在醢醢醢醢
加則酸醢醢醢
同門王良醢醢
學典禮風動鄰郡

風動鄰郡 李氏續藏書鄒守益刊
廣德州建復初書院延

勸學五

增詩宋張詠勸學篇曰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元門
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遣寒如灰胸中一
片地無使容纖埃 又孫復論學詩曰冥觀天地何云
為茫茫萬物爭蕃滋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
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擊暗毆聾明大
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增賦唐張泰學植賦曰學者人之本也故假農以為諭

將克己而攸箴筆力載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田以耨將
覃思而惟深懿茲善諭豐茲是務種德潛潤比土膏之
勃興修業大成方雲稼之森布情以自安則耒耜之用
廢習而不輟則蓐蓑之道存且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
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
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
志不渝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
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勞
而無怠奚必乎四之日祿在其中可期乎萬斯箱

增啟唐劉憲上東宮勸學啟曰常人讀書擬於爵祿事

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用功甚少爲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

增 誥晉虞溥訓諸生誥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朋友欽而樂之朝

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雜文 漢賈誼勸學篇曰昔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奮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關而不敢久息旣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今夫子之道佚乎老聃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

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命不重
宋晁无咎題段謹修紙曰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
岐與多方之迷也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
哉世之言曰學似買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
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相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
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
出爲霸王師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
而知天下可也 朱子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
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

呼老矣是誰之愆 林宅田勸學文曰父母養其子而
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
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
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
學則庶民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民

善誘一

原存心

繼志

學記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
排憤憤憤然後發

博文

約禮 論語循循然善

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

博文

約禮 論語循循然善

博文

約禮 論語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

舉一隅

知四失 論語不憤不啟不悱

博文

約禮 論語循循然善

隅反則不復也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此四者

知四失 論語不憤不啟不悱

博文

約禮 論語循循然善

文約我以禮

舉一隅

知四失 論語不憤不啟不悱

博文

約禮 論語循循然善

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大鳴叩之以小者小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

人能弘道 師貴受方 牖民孔易 誨人不倦

師能善道 人欲發矇 傳先儒之訓 為後學之宗

師過而商不及俱未得中 求退而由兼人各宜救

失白帖 猶化工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

資質而成就之聖人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隨其

伊教 不屑亦誨 予不屑之教載笑非怒伊教 孟子曰

矣已 道而弗牽 引而不發 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

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昇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

不發躍如也中道 施不陵節 進不躡等 學記大學

而善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

循循有教人規模廣而陵節而進 視徒如已 自本

而文 呂覽誣徒篇善教者視徒如已反已以教則得教

體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未而支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必與起嘗言下學上達為先固是

千里間其大槩 乘間而施 非道則避 張子正蒙洪
 而得其為聖人 未嘗有知 不由問乃有知 有如時雨之
 化者 當其可乘其間 而施之 不待彼有求 有為而後教
 之也 荀子問 樞者 勿告也 故必告 枯者 勿問也 說枯者 勿
 聽也 有爭氣者 勿與辯 也 故必告 枯者 勿問也 說枯者 勿
 其道則避 之 禮恭而後 可與言 道之方 辭順而後 非
 可與言 道之 禮恭而後 可與言 道之 禮恭而後 可與言
 或引或拒 告之戒之 之 禮恭而後 可與言 道之 禮恭而後 可與言
 而已 又勉齋謂 朱子從 游之士 迭誦 所習 以質其疑
 意而 未嘗 隱則 委曲 告之 而 未嘗 倦問 有未 切則 反覆 戒
 於言 進道 難則 變形 於色 見 博而有 要 約而不 孤
 性理 朱子曰 聖賢 教人 於下 學上 達循 循有序 故從 情
 事其 問者 博而 有要 約而 不孤 約而不 孤 約而不 孤
 者作之 銳者抑之 元史 許謙 教人 情者 約之 及門 之士
 以科 舉者 十餘 人隨 其材 分或 有開 之放 者約 之及 門之 士
 盡掃 雜

慮 頓解蓄疑 性理 朱子曰 賢輩 有營營 逐物 之心 故
 收斂 身心 盡掃 雜慮 令其 光明 洞達 方能 作得 主宰 方
 能見 理 李氏 續藏 書王 艮有 蓄疑 不解 者旁 及他 事
 使本 疑頓 解機 應不 虛疾 諸聲 應氣 先有 據守 不事
 求者 望庭 為歸 莫不 虛往 實還 氣 先有 據守 不事
 檟楚 性理 程子曰 子厚 以禮 教學 者最 善使 學者 先有
 楚視 為講 授教 人務 盡其 才或 觀統 中提 學山 東不 事檟
 詩賦 數無 一有 者使 儒冠 其才 或觀 統中 提學 山東 不事 檟
 薰陶 成性 變化 氣質 宋史 程頤 祖然 後或 聽講 誦或 試
 延名 德之士 使與 之處 以薰 陶成 性今 人善 教其 子弟 者必
 以變 化氣 質為 先務 學徒 不遠 千里 從之 元史 梁益 教人
 術醇 正為 片辭 可紀 一善 延譽 為翰 林學 士喜 誨
 世師 表以 成名 者甚 衆人 有片 辭可 紀必 為誦 誦不 為甚
 誘後 進以 成方 學者 受業 其門 凡經 其口 授指 畫不 為甚
 史韓 性四 方學 者受 業其 門凡 經其 口授 指畫 不為 甚
 高論 而義 理自 勝士 有一 善必 為之 延譽 不強 以不
 不已 及辯 析是 非則 毅然 有不 可犯 之色 不強 以不
 文學 師 周鼎 頤卷 一百一 善誘 不強 以不

可 不語所未至 性理尹和靖曰昔人教人必因其才
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也 又朱子曰敬夫為人
明快每與學者一傾倒說出但學者見未到此便不
復致思其蓋不欲與 得寸則守寸 為言所欲言
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返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使
得寸則守寸聖人教人不過返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使
所望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久之至然後道之全體有
教人至誠而漸可識內外殫盡嘗曰已漸有知使人亦知之豈
不快哉或有問難而解其詞不能自達 無貴賤接以誠
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詞不能自達 無貴賤接以誠
無大小待以誠 流性理張氏曰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
益尊信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
而造其廬 吾學編薛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接人無
大小眾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
說 成德不外始學 稚子待如成人 入德有門戶得

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
之即有用力之地至於成德亦不外是 元史許衡為
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時所選弟子
皆幼稚衡待之以如成人愛之如弟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
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
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
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
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善誘二

面命耳提 大雅匪手攜之言示之 盡其材 學記今
其誠教人畢多其訓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其誠也雖終其業其苦其難而不知 區別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譬諸 孔子鑄顏淵 揚子或問世言鑄金
草木區以別矣 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 吾聞觀
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 吾聞觀
子鑄顏淵矣或人踰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問同
文學部 端監貢函卷二百一 善誘

正蒙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今始

使入德仲尼問同而答異以此

亂也後結客報諸生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雖單門後進必

充其量程伊川敘明道行實曰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效

事從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天間感而能通教人

人不怨。久月算。言不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

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
端坐登

1

1

歲康狀章四方來學者且教之端坐登心使其

萍潛融境界內郎曰爲學之功當從靜中養出立
後有得又李氏續藏書丁璣教人正

卷之四

1

類函卷二百一

1

卷之四

1

善誘

談併載
好學

談
併
載

謂講說之客也

講論

—

之播樂以安之

增又儒行曰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

者仁之文也

原論語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

憂也

增史記滑稽傳序曰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漢

書東方朔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聖主孰能聽之

原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

爲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增揚子曰好書而不

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

也無擇聽也無淫

原抱朴子曰夫士以三墳爲金玉

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鐘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

增顏氏家訓曰學者猶種

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也修身立行秋之實也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蠶秋蟬聒耳而已

講論二

談併載

增白虎通曰孔子歿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

原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兌送秦明月之珠

和氏之辭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增**漢書曰宣帝即位召見蔡千秋善穀梁說選郎十人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 又曰施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原**又曰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風生朱雲攝衣登堂志氣慷慨連折五鹿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夏侯勝每講謂弟子

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後漢書曰戴憑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增**又曰章帝建初四年詔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又曰丁鴻字孝
公永平中召見說文侯之命一篇賜御衣拜侍中建初
中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
論難最明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原又曰楊震
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鱸魚集講堂前
都講曰鱸者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
升矣位至太尉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
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恒愛翫而獨
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進搜求其帳中果得論

衡後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
枯吹生魏志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成門內
講論大義侃侃無倦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談客
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
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為屈於是
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管輅別傳曰冀州
刺史裴徽召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疲倦
再相見轉為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為
別駕至前十月始舉為秀才晉書曰郭象少有才理
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談如懸河瀉水注

而不竭 張載別傳曰載文章殊妙嘗為濛汜池賦傳
休奕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語林曰劉
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
元門 又曰劉真長謂許詢曰卿為不去我將成輕薄
京尹 郭子云范元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
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長史王仲祖也 世說曰孝
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袁
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
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
於惠風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

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元功大進 增晉書
載記曰前秦王猛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
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北
史曰泰常二年崔浩在帝前進講書傳論近世人物帝
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
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陳書曰後主在
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多士如林堪
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
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樹下敕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
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唐書曰徐文遠博

通五經時者儒沈重講太學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又曰陸德明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曰三人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又曰太宗嘗歎五經傳習寢訛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又曰孔穎達隋大業初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

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貞觀初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又曰楊綰造之者清談終晷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詰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天寶遺事曰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議論古今勝者得升座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焉唐舊紀曰穆宗即位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等篇旣罷並賜緋魚宋史曰李覺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覺方聚徒講書召令對御講覺

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座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又曰程頤哲宗初擢爲崇政殿說書即上疏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又曰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又曰朱熹知南康軍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又曰陸九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

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元史曰趙復得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姚樞時楊惟中間復議論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又曰吳澄游龍興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吾學編曰王守仁正德中巡撫南贛等處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嶺北風俗丕變李氏續藏書曰湛若水增城人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

講論三
談併載

善待問者如撞鐘詳善誘
書董春少好學究極聖指後
謝承後漢

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紗帳前授生徒後漢書馬融常在高堂施

奠聖禮記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注曰祭菜禮先聖

先聖先師於時雍
紹軻繼孔

蘇順賞遠詠惟天生君繼孔之迹光

東漢教授爲魏文侯師謝承後

講授
金華
漢書

— 100 —

上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

善炎命後漢書丁鴻年十三從桓榮授

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蜀志劉

汝南先賢傳謝就高談解微旨謝承

度拜零陵令縣民性伯夷清高不仕度
感德詣縣署力曹晉略列傳者葛

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
大有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

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制作之原
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論五帝如

王如翳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

晝達夜寒觀漢記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夜

亮猶不然以謬爲參專每引見談論自

卷二百二

晝達 析芒理 濟微言 陸機七徵 吾將罄生理於太

夜殊 濟微 講習道德 講肄書傳 馮敬通自悼迄無

言功於已 棲遲 肥饒之野 殖藝生 集門生講 與同好

談世說 服虔既善春秋 將為注 欲參考 同異 崔烈集

輒不聽 戶僻 間遂 既知 姓秋 為烈 門人 質作 食每 當至 講時

子慎 子慎 何人 然素 聞度 名意 踰已 稍共 諸生 聚其 短長 呼

尚書 令費 璋中 不覺 驚應 遂相 與友 善明 早往 及未 寤便 呼

去允 不許 曰本 允修 敬恢 年等 共期 游宴 嚴駕 已辦 而郎

屈方 展閣 積舍 此以 出者 欲與 同好 游談 也今 君已 自

難 播 播 元東 觀漢 記楊 諱等 罷駕 不之 宴非 說經 經經 論

子行 論難 播 俱名 善說 經書 京師 號曰 說經 經經 劉弘

播 聖元 難 播 講誦 孜孜 談論 津津 東觀 漢記 劉弘

劉述 常在 師門 布衣 徒行 講誦 孜孜 益 講論 不輟

部者 舊傳 劉子 政談 論津 津甘 如粘 蜜 講論 不輟

尋誦 不倦 漢世 鄭康 成在 廬山 中雖 老講 論不 輟

高業 弟子 傳授 於康 成康 成在 廬山 中雖 老講 論不 輟

成日 夜尋 誦未 嘗怠 倦 命駕 而談 抵掌 而談 稽

典錄 范蠡 楚宛 三戶 人也 文種 為宛 令遊 三戶 之里 下

車謁 蠡蠡 不為 禮種 還館 復遣 使奉 謁蠡 默而 不言 使

還王 白狀 種命 駕而 談旁 人觀 復趙 者聳 聽戰 國策 蘇秦 說

趙王 於華 屋之 下抵 掌而 談純 白鮮 王大 悅封 為武 安君 受

相國 印華 車百 乘錦 繡千 純白 鮮百 雙黃 終日 不食

金萬 鎰以 隨其 後漢 書張 居有 難者 輒為 張數 家之 說令 乃不

移日 忘餐 食後 漢書 張居 有難 者輒 為張 數家 之說 令乃 不

從所 安諸 儒皆 伏時 右扶 風徐 業亦 大儒 也與 語大 驚

賢傳 龐士 元師 事司 馬德 操日 忘餐 德操 於是 異之 移

元往 見之 因與 共談 遂移 日忘 餐德 操於是 異之 移

文學部

崇盛頌為卷三十二

講論

九

憤既見共談移日方出又鍾
世季謂裴季文談終日不竭
子語俗說桓靈寶在南州時自講莊子有名譽者皆宗真長自講莊

稱爲理窟謂之談林郭子云張憑舉孝廉出詣劉

裴僕射善談時人謂之談林理元旨邈辭簡心虛

謝尚談善賦斐斐齊人謂之談林理元旨邈辭簡心虛

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

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微絮在荆棘中觸地挂

語便足相抗與王春日泮薄冰秋風埽枯葉抱朴子

不語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埽枯葉莫先備弟

子之禮可言天人之際郡太守後帝每言酺前入侍

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元和初東巡狩幸東

都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

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何晏爲吏部尚書數

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時何晏爲吏部尚書數

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下坐重席自以卑第每

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徵拜學中必諸儒講論勝者賜

處下坐貴人多以下問之由是學中必諸儒講論勝者賜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學中必諸儒講論勝者賜

席亮重訥口解頤而智不訥口不寬也匡說詩大辨論

至八九擲塵尾折鹿角對晉孫盛字安國常諸飯食冷而

頤復煖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可以問不相讓

侍坐大司成遠近聞三席可以問終則負薪列事未盡

不問帝善平說賜冠履懶平因上疏曰說經者相難

傳先儒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不則其道不明講

求典禮敷奏經書漢記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

講論

講論

講論

講論

講論

講論

講論

講論

講論

會輒令榮於公卿前
禮讓相厭
心形俱服
後漢書
太學經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藹藉
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辯服長勝人儒者莫不
肅乃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居會稽家中莫不嚴
阻乃晉書劉柳聞其名謝氏字道韞居會稽家中莫不嚴
風韻高麗致清雅先及家事未見瞻察言氣使人胸府
形俱服道韞亦云始遇此生聽其言所瞻察言氣使人胸府
增預講席
開講筵
梁書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
范冲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
命冲與朱震專講冲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
善
白牛溪
白鹿洞
王績負苓者說文中子講道於
周易薛收曰不及伏羲氏之未畫也四序其多也俄而有負苓
者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也四序其多也俄而有負苓
生乎何營營乎而費
講五經
辨三教
陽涿人少明
畫也
下詳講論二

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為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
人儒學者並聚徒講說惟廣言論清雅唐書尹愔為
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
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
為鐘鼓
若琴瑟
上詳講論
裴遐善言元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
瑟當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發洪鐘
破巨
浪
溫飛卿詩談柯發洪鐘
淮湖濟
峰巒峻
杜詩
浪東坡詩高談破巨浪
持論
劉賓客詩
驚四筵
敵兩都
杜詩
高談
主談鋒
號天口
當疵面
天口
晉書
趙孟為尚書
敵兩都
號天口
當疵面
天口
晉書
趙孟為尚書
時人言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點
隔絳紗
障青綾
晉書
太常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曰吾無男汝可
受之符堅詣太學盧叡奏曰比年擬綴惟周禮注未有
其師竊見宋氏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
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起講堂隔絳紗而傳授以
宋氏為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
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
文舉部
尚監貢玉卷一百一

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道韞解圍文惠忘寢
自蔽申獻之前義客不能屈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得卿
上詳障青綾注梁書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管
書記時侯列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得卿
談論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夜至前席夜留對榻書
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夜至前席夜留對榻書
文而問之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曰吾久不見賈誼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
乃還學於程頤曰非從周茂叔教頤敦頤留對榻夜談越三日
來耶其善開發人談經論道者亦其多肯言及治體講明心學性
程子曰其善接人談經論道者亦其多肯言及治體講明心學性
授爲學如子厚宋史廖德明受學朱熹乾道中潯州教
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
百僚就講五館並聽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
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
之省而大悅梁書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教授以嚴植之兼五經博士植
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會文切理建端樹
義唐書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
又儒學傳明皇爲太子諸無量拜國子司業義證精
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拜國子司業義證精
博譬曉密微別唐書王恭貞觀初拜太學博士講三禮
大儒每講遍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又蓋文懿爲
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
仰宗三日不談七歲愛講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
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爲章乘乎雲氣而養
乎陰陽予口張不能嚮宋史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
成人間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暑
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
生喜其先飲三國典畧袁憲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
乃授君正遣憲尾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將登講座弟西憲
文學部

宋史蔡幼學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闢闢泝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

韓愈送石洪序與之語道理
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河瀉水

入室操戈

上詳
友書

講論二
曰元晦

講

性理李延
學極造其

平與其
微渠所

疴間寐醒

冰解的破

性理
山謂

道曰中曰
若此等類

皆聖門講

學之樞

蔡覺軒近

後錄楊遵

然如沉
道居平

若不能出

口蓋度不

身踐不

而退

言生梁武

帝嘗於

進諮審循

辭令溫雅

武帝賜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

詩經

裾襦綈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隋書辛彦之與牛弘
擬新禮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議論重不
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

依經辯舉隨方占

對唐書刺史寶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
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蓋文達說經偏舉

先儒異諸儒分意所未叩一坐厭歎又徐文遠說經偏舉
春秋題論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

復淵詣北史盧景裕通經對莫能屈吐發閑雅酬
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而景裕神采儼然從容

往復無際可尋孔帖王方慶學而有裕神采儼然從容
詣

約言析理高談娛心晉書樂廣善談論每以約
選曹丕與朝歌令書妙思六經逍遙百氏高談娛心哀

清談干雲飛談卷霧紀纂淵海東漢焦和清談
月

論曰劉韓雋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蔚若霞爛
談卷霧又贊曰劉韓秀士珠談問起

渙若冰釋朝霞爛元史吳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子
氣融神邁答問釋

躰使人渙若冰釋踰月不出饑歲不廢說薛收游
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

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
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孔帖崔

從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人丐餘論古
無留語劉孝標廣實以飯講學不廢

駟驥之旄端軌歸鴻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

皆在弘智舉五學諸儒更
詰辨隨問酬答古無留語

講論四談併載

原談辭如雲符融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
輒絕宅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懷談辭

如雲膺捧 講授澤中 又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

餘人 增感起昏俗 又崔寔字子真除為郎明於政體論

俗起昏 後至延上坐 鄭元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

上坐 紹客多豪俊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

服 號曰談止 雙故時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遇之

莫能止 伍 簡雍常為談客 糜竺孫簡雍少與先主有舊與

客 劉表坐談客耳 魏志曹操征表為從事中郎常

客耳 則備知才不足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探遂行輕

論大義 魏文帝著典論詩賦蓋百 雅論紛紜 何晏別

常大集名儒長幼莫不預會晏清 衮衮可聽 竹林七

談雅論紛紜不竭不覺諸賢在位

濟嘗解襖洛水明日或問曰昨日有何論議濟曰張華

善說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往行衮衮可聽安豐侯道子

房季札之間 談論彌日 晉書衛玠遷豫章長史謝鯤先

超然元著 增平子三倒 邪王說衛玠少有名理瑯

然談論彌日 增平子三倒 邪王說衛玠少有名理瑯

後三開為之 乎理會之間要微之際輒平子三倒

口中雌黃 晉書王衍妙善元言惟談老莊為事義

代說宗 又潘京舉秀才到洛為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倦 原太尉晚節好談 郭子云都太尉晚節好談

遁著名 晉中興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 清談極日

傳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 高士欲屈 南史張敷

好酒恒與食飲清談極日 高士欲屈 南史張敷

兼屬文論初父師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

數番少文每欲屈握尾數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

文學部 講論

重宋武帝名見奇 談所遺漏 又陸澄齊武帝時領國
之曰真千里駒也 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諸集學士何憲等咸自商畧澄
待儉語畢然後談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觀儉乃
服數講肆 梁書陸倕與徐勉書曰凡聖賢可講之書必
肆羣儒劉勰沈約之徒皆執 聽受不疲 又賀琛幼孤
經下座北面受業莫不歎服 述先儒吐言辨潔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講論五

原詩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
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摘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
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
陸機講漢書詩曰稅駕金華講學祕館有集惟髦芳風

雅宴 宋謝靈運命學士講書詩曰時往歲易周聿
來政無成曾是展余心招學講羣經鑠金既云刃凝土
亦能鋤望爾志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訓且布蘭
陵情 原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
戒南畝曰余本疏惰頽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
益友盱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篲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
莠 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曰詰朝參下座閑步
出重闌北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靄靄初霧上
霏霏嚴唱雖罷析高門尚掩扉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
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惟應下第歸

周庾信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曰無名即講道有動
定參微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
講歸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
暉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飛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
實欣懷謏問逢君理入微 **增**唐孟郊贈別殷山人說
易後歸幽墅詩曰夫子說天地若與靈龜言幽幽人不
知一一子所敦秋月吐白夜涼風韻清源旁通忽已遠
神感寂不喧一悟祛萬結夕懷傾朝煩旅舟無停波別
馬嘶去轅殷勤荒草士會有知己論 宋呂希哲經筵
大雪不罷講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

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又曰強記師承
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
賀凱旋 元吳澄次韻夏編修談經詩曰六經在天下
浩瀚若河漢東流竟日夜萬世資溉灌遼哉去聖久原
遠未益散吾鄉有奇彥京國逞縱觀妙句發新聲巖巖
氣魁岸相期五色瓜剖實得犀麟 周伯琦上御宣文
閣親視宮學弟子員講誦經史紀恩詩曰北辰環象緯
東壁爛宸居屏翳金鸞驚研倚玉蟾蜍百揆敷言既重
惟進講餘黃卷陳香案青衿拜玉除唐虞彛訓闡周孔
格言攄下濟天容懌淵居睿思紆菁莪深樂育棧樸廣

涵煦文華歸藝苑治業本經畬 明張位雪夜講莊義
詩曰斤鶚適蒿林應笑丹鳳穴井蛙擅一壑寧識東海
鼃未啟元關鑰是非妄分別漆園垂奧旨萬代迎超迭
清宵天籟寂玉宇迥塵徹蓬境遇真仙長跪問寶訣焚
香開素編疑義相與決真原了能悟澹然離言說至人
握化機形去神不滅獨立萬象表宇宙自提挈蟬蛻汚
泥中塵垢不能涅微言動四座拱手歎奇絕至理可治
心聖途無異轍若非不二見安使樊籬撤釣天奏洞庭
神氣遡寂穴譬若飲羣河量足心自悅虛往實而歸高
曠趣轉潔靜對欲忘言門深徑尺雪 黃輝清秋瀛洲

亭論學詩曰商秋風時來涼景動飛閣萬化肅以收吾
生安所泊百齡寸陰積念往霍如昨聞道苦不早薄殖
念將落徙倚函丈側夫子幸發藥至精忌太用元氣固
亭橐先民逝未遠響象有棲託再拜承至言寡和愧鳴

鶴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
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
集青衿之徒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
讚揚政理豈惟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八
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實鈞

深而索隱况致遠而情高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
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將以演制度之善論威儀之盛
撮五經之闡闕爲九流之龜鏡懿哉釋鈴鍵之樞與蹟
精微而討論疑之者風散冰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
明乎褒貶從其簡易貢別九州興窮六義豈惟械之說
蓋以識之智

碑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淳雷種德重離
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牆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
闡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四子
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

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尊待酌瞻後忽前博文
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
序豈徒擅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
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躔其永歷重華誕睿
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
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閩之歌謠隻句片言諧五
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歷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
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
遺逸紫臺祕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
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紺素此文教之修也

原表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啟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極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元圖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續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

禮以爲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頤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沚宇軒轅之所聽瑩遺元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彖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層冰於幽谷 增明陶望齡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曰哲后垂文六

籍啟傳心之奧王人邁訓多聞惟建事之圖况講幄之
宏開實熙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韋箴恭惟寶籙新
膺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玉座晏清
風回衿佩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以掩漢烈於石渠同
軒皇之特室矣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顧人主
之養心譬場師之種樹雖有一隅之警僅如片葉之搖
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飄搖而忘灌溉昔有虞懋德
苗格舞干姬后敷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有不貢
則修言維開寶太平之時實草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興
於卧側桴鼓未寢於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朝登隱

德日覽三篇之益院闢崇文臣章縫賤士佔畢末流春
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西岩魯壁庶遺緒之未亡敢匿
狂言以招官謗伏願山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海擅谷
王無間細流之擇則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
朝封狼胥而立碣

原啟梁簡文帝謝勅賚中庸講疏啟曰若覩元圭如觀
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氲天經地
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
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
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儻於萇

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
正名百物軒轅爲陋唐張說上東宮請講學啟曰
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
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
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
好古無怠伏惟殿下主營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
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歷
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
採文士精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
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

物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
顏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
增記唐歐陽詹大學博士講禮記記曰說釋典籍謂之

講講之爲言構

公項切

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

求實雖耕矣必構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
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
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
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禮也者御人之大故
首於羣籍而講之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
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

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大學師長序卿大夫
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其
餘法家墨家書算家輟業以從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
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
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於懸風落於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
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
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成知名造者半皆尋聲
得器虛來實歸

原書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頃來聞與汝諸友生

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行行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
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
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
致乎

名理

增世說新語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
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
北齊書曰高祖令杜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
探味元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陳書曰張譏天嘉中
遷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弟弘直

亦在講席譏曰今日義集辨正名理雖兄弟急難不得有助

好學一

原商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增禮儒行曰

儒有夙夜強學以待問

原論語子曰君子食無求飽

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增大學傳曰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中庸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荀子勸學篇

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

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云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淮南子修務訓

曰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絃參彈復

微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

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

文

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又况心意乎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劉向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徐幹治學篇曰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雖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

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好學二

原漢書曰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增**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原**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

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陽秋曰車武子勤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夜以繼日
梁書曰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
又曰劉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自謂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然

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
北史曰齊李鉉家素貧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後周書曰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終亦不改
杜淹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唐書曰宗室戡幼孤好學大寒掇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
又曰劉仁軌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
又曰陽城好學貧

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
六年無所不通 潛確類書宋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
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
之跡也 范祖禹集司馬光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
轉而覺乃起讀書 性理張嶠曰邵堯夫少受學於李
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
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
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
以大成 元史許衡嗜學如饑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
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咀嚙山始得易王

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 名山
藏曰曹端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軌皆穿

好學三

原研精 折節 後漢書曹褒博雅疏通常憾朝廷制度
吟轉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
吟適思魏畧徐庶先名福少好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
後感激棄其刀戟更練中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聽
生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
業經 少而好學 長而好學 杜預少而好學在官勤
籍 魏武令曰長大而 少孤好學 貧賤好學 漢書
好學 惟吾與袁伯業耳 進少孤失學給事太守府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汝南蔡
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
心喜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積
十餘年經學明習舉明經遷議郎 又京房傳梁人焦
文學部 開監類函卷二百二 好學

延壽貧賤好學得幸梁王趙文好學關澤好學新序葉公沈諸

晉大夫趙文子為下何如人對曰少隨師學遠尋師

學上景鸞詳儒術四投斧受經負笈追師盧江七

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

受經下李篤志經學耽述古學少治漢記劉昆

志經學困窮劉良七舉在昔上人不變其操耽思經書

潛心典籍後漢書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

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氏八龍慈明無雙蜀志向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荀

仲舒下帷管寧割席散上詳好學二籍世說管寧華

門者寧讀如故歎廢書出看竹籜寫書樹葉代簡

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洞冥記董謁字仲元武都人家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

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

竹籜寫之書竟則舐掌中少來精勤舌為之墨世謂

之董仲元掌錄又董謁好學常游山澤負挾圖書患

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截蒲為牒編柳為簡溫上舒

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截蒲為牒編柳為簡溫上舒

並詳寫書諷誦不倦講論不怠遺孔叢子家有先人

誦不倦研精典墳十有餘年東朝讀百篇月讀

觀漢記桓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東朝讀百篇月讀

一遍墨子曰子墨子南遊使於衛載書甚多弦子見

士故周公旦佐天子其修至於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

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下賈逵詳讀誦

書讀書傳暮誦經典人備劉向詳讀誦孔安國貧與

此如難草讀書燒柴讀書屬文辭藻清美常難燒草

火以讀書案難與然引錐刺股穿壁引光蘇秦讀

同下侯瑾詳讀誦引錐刺股穿壁引光蘇秦讀

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暮年揣摩成西京
雜記以書衡好學貧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
其光而讀寢懷鉛筆行誦詩書曹褒詳帶經而
鋤負筆而耨則上常林詳好學二稿含集書耕常
懷書行常帶經後漢崔琦以孝廉為郎感梁冀事遂
陌常懷書一卷息下輒誦讀刺客不刺客殺之琦耨耕於
忍殺告令逃去葛洪別傳洪負笈使牧羊澤中尊竊學
自給問漢書王尊少孤歸洪負笈使牧羊澤中尊竊學
臣粟流文通麥流兩鄉子曰朱買臣學修學不知
耽古篤學專精趨學蜀志譙周耽古篤學修學不知
忘寢食王褒四子講德論微斯學問於虛獨笑以
儀夫子曰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觀書
石渠閱書市肆不得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

受三歲之俸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
有詔可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
篇五嚼茹墳典蘊藉丘索茹墳典履與賓季璋書君嚼
七諷蘊藉丘索茹墳典履與賓季璋書君嚼
紆體衡門潘尼贈陸機詩顯允陸徒樂枕經籍書云
生於今抄傳婆娑翰林容與墳丘長沙舊傳虞授說以給食
易不怠仕至會稽都尉尉長沙舊傳虞授說以給食
諺曰不讀關羽好左氏桓譚好離騷江表傳關羽
經視虞生桓譚新論云余少時不知馬幾足不
畧皆上口博觀他書輒欲反學不知馬幾足不
學好離騷張璠觀漢記朱穆好學不知馬幾足不
知基幾道洪別傳洪嘗夜燃柴火寫書所寫之書皆反
覆有字人少能讀至不知靜潛志於一懷用搞之
碁局幾道不識擣蒲齒名
文學部
附錄頁名卷二
好學

乎八極劉治敦學賦靜潛志於一懷用摘之婆娑術

藝之場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新語以賓戲云近者陸子優

術藝之場休息篇籍之囿

乎聖聽倪寬口誦而芸耨

炳乎後人買臣行吟而負薪

書賦在馬融門三年不見

鄭康成在馬融門三年不見

已嘗算轉便決眾咸服及康成解或言康成弟子傳授而

樂皆東又後漢服良為縣吏迎督郵慨然因毀

車馬從杜撫學十年乃還

以爲表案撫學十年乃還

王育爲牧羊好事與此畧同詳從學

垓責之爲牧羊好事與此畧同詳從學

服桓榮好學爲太子少傅明帝賜車馬衣服榮陳之庭

庶謂人曰此吾十五志學八十校書蜀志向朗年

賢誘納後進但論古義不誤開門接韋編三絕藜

牀半穿寧隱居好學藜牀半穿不事產業不答候

問漢書朱買臣後漢書魯平性沉勤學不事產業仕至本

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學足三冬經

短之而漢東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授七子漢東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春秋之癖准南子殷有七子各授一經又晉書陶侃常

惜分陰杜預耽思經籍爲左傳癖氏無飽無安

不寢不食曰君學三十年可以自強不息欲罷不能易出

食他寢吾不寢如三十年可以自強不息欲罷不能易出

五年可以成矣學遂成

文學部自監領函卷二百二

好學

論語下出 入室 專門 役志 勵精 業廣惟勤

德成而上 輕彼滿籬 慕茲重席 學惟時習 道

乃日彰 學古入官 發憤忘食 白以上 增書淫 書

癡 元晏春秋曰余學或兼夜不寐或臨食忘餐或不覺

子唐書寶威沈獨威有器局貫覽羣書家世貴 映雪

隨月皆南齊書孫康家貧無油光嘗映雪讀書月讀書則

屋以盡餘光又宋陸佃 刺掌 懸髮 書世要論曰握卷升

家貧苦學映月讀書又宋陸佃 刺掌 懸髮 書世要論曰握卷升

祥少好學讀書達旦懸髮屏以事自警 謝客 杜

門七堂學唐書陳子昂始以豪家子自警 謝客 杜

典數年之末知書後入鄉學慨然志謝絕門客專精經

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予喪問病不出也 致功

殉業 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如彼南畝力未既勤 薦

成操復禮愧貧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學上陽城 孔帖

樂案殉營也 李嶠自言讀書未編願一見祕書 嶠曰

閣萬卷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編願一見祕書 嶠曰

去嶠驚試問與篇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 唐杜佑性

隱帙了辨如響 夜分讀書 又五代范質自從仕以來

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 又五代范質自從仕以來

未嘗釋卷人顯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

當大用苟如是言 不交僚黨 不交賓客 應少好學魏

無學術何如處之 不交僚黨 不交賓客 應少好學魏

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 北史馮偉少交賓客

專精覃思 經家不宿 對食忘餐 年十五當還豫學師

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學師

娶妻封暫過省親不宿而去 隋書王邵篤好經史用

思既專性頗恍惚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肉輒為僕

從所噉弗之覺廚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

此固如老不廢夜卧不設榻唐書王元感年雖老讀
 之少刻志於頃刻不釋跬步不忘公歸田錄宋錢思
 學卧不設榻頃刻不釋跬步不忘公歸田錄宋錢思
 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
 詞未嘗頃刻釋卷也性理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劉質
 夫氣和而體莊持論吞紙不廢飲水不輟顏氏家
 不苟合而體莊持論吞紙不廢飲水不輟顏氏家
 家貧無資累日不爨時吞紙以實腹寒無燴被抱犬而
 仲兄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荒至山巖如食飲水與
 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自得不出山巖如食飲水與
 口手不息細大不捐南史齊沈麟士織簾誦書十年
 進學解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
 膏油以繼晷常多所研總不告劬勤唐書柳沖好
 研精柳宗元送班孝廉序以杖自擊以鐘為限沈峻
 柳宗元送班孝廉序以杖自擊以鐘為限沈峻

好學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南史丘仲孚
 少好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叔父靈鞠稱為千里駒
 磨杵作針鑄鐵為硯棄去道逢老嫗磨杵白問其
 故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鑽仰沉研刮摩淬礪元
 卒業下桑維翰詳硯鑽仰沉研刮摩淬礪元
 集鑽仰沉研不窺園井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
 元史吳師道有志為已之學劉顏少孤好古學不專章
 不專章句獨探古始宋史又歐陽發修之子也少好
 學師事安定胡瑗不治弋志書林耕情義園王集
 科舉文詞獨探古始宋史又歐陽發修之子也少好
 弋志書林耕情義園王集
 耕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以道為飲以文為食劉
 實客十年不出戶一日未去書劉焯閑戶讀書十
 年不出戶一日未去書劉焯閑戶讀書十
 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遊宴不離卷倥傯不
 去書北齊書劉遯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孔帖唐馬總篤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

文學部

好學

好學

寒暑不釋卷 休澣不廢書 孔帖唐蔣又結髮志學至
 生每休澣他生或出遊又裴炎補弘文 眼欲暗手生胝
 冬不爐夏不扇 白待郎詩讀書不廢 邵堯夫始學於百原
 堅苦不刻鵠冬不爐夏不 性理程子曰邵堯夫始學於百原
 扇夜不刻鵠冬不爐夏不 漸漬德義之淵 栖遲道藝
 之域 博奕論 不知天地為蓋輿 不知隄瀆之廣
 狹 東漢文味爽 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
 詠詩南軒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道遙內階
 乎其溢目也紛紛衆氏投簡而作洋洋乎此其盈耳也煥爛
 語為禮蓋地之為與欣不知世之有樂也當此之軀弄 殷通
 不為聲潛識而嗣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 誦通
 見不知隄瀆之廣狹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往嗣諸葛亮
 蘆中乃有此奇偉

好學四

原師逸功倍 學記善學者 守學彌惇 國語晉文公問
 對曰卻穀可行年 貧為都養 倪寬從弟子都養 篤
 於經書 東觀漢記鄧禹篤 投閒輒誦 族又桓榮遭亂與
 招投閒輒誦元卿曰當復何為榮後為太常謂元卿曰
 平生笑今何如元卿曰我復何為榮後為太常謂元卿曰
 為諸生拾薪 後漢書徐子盛者以春秋八歲授諸生數
 百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 原專心學經 又張
 為諸生拾薪 後漢書徐子盛者以春秋八歲授諸生數
 心學經於時琅琊徐業曰今相遭真解 蔡邕郭有道碑
 試引見之與語太驚 學又任安少遊太學受 精研六經 又何休精研六
 學 孟氏易兼通數經 耽三墳 五素耽三墳 詩披 乃尋厥根 文禮樂是悅詩碑
 文學部 尚書頁函卷二百二 好學

洪錫鑾已亥二月二

原銳精詩書
曹植辨道論
曰子徒苞囊

宗一名仁少從南陽李肅
夜不解肅竒之曰即宰

溥江表傳張絃居貧躬耕

書劉實少貧苦賣牛衣以

晉中興書范宣少尚隱遯

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

學嘗三日絕糧執書不輟

此何不耕農求

大寒雪革敵絮單太公

無以受書於舍壁後發

讀書或然糠自照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smudges. A small, irregular tear or hole is visible near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 pag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

何終日自苦答曰裴先聖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

蟲書蟲生死文字間
母以一子特所鍾
叟奇

燈室不令母知
人事久之乃遊名山

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子方氏力分也瓜走步客

詩曰武功也孫徒步客

典夜字照熱薪坊衣生琴

明黃輝三餘篇曰今日

長夜同雲黯無色北風吹

陰況乃三餘集芸芸吾何

好學

求職事在文墨髫年抱微尚流光苦虛擲蘭膏續嚴漏
後燄轉欲偏去者不可追來者庶努力慷慨懷先民神
往詎有隔端轡往從之大道夷且直駕鈍固多愧十駕
良可及 陶望齡三餘篇曰夙齡嗜篇翰屈首受詩書
褰裳九流津送目萬古初

增賦唐蔣防惜分陰賦曰君子自彊惜分陰於短刻期
碩學於縑緇非徒愛景足冀迴光每正中而圭表常懼
減於毫芒事且異於秉燭理寧同於息影三冬未就實
有念於錙銖九仞將成顧無虧於俄頃當其南軒向晝
北戶初寒微照悠揚而漸短斜輝晼晚而將殘分以惜

焉豈少私而寡慾時之至也諒失易而得難不然夏后
何以爲聖陶公曷足稱賢於焉激切仰茲先哲彼分晷
而莫駐此寸陰而靡輟不食不寢載勉於勞者之心以
遨以遊誠乖乎志士之節皓皓白駒若有若無雖長繩
莫得繫於桑野長戈不能却彼泉隅今則曖昧斯在瞬
息不改陋蘊石之騰輝輕尺璧之殊彩庶立功而立事
故不憊而不怠 獨孤鉉鑿僻偷光賦曰儒有聰明卓
犖夙然先覺勿懷六蔽之嗤是切三冬之學蘭膏旣絕
日月其將欲假明於他人之室方鑿竅於夫子之墻乍
引潛輝怯珠投之暗忽分圓影疑月出之光彼君子訝

來風之穴矧吾儔觀繼日之成誰謂我偷偷則不滅誰謂爾失失亦不驚徒愛夫覽則無欺燭之有私文從曲照字逐圓窺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已有之始慙服闇之議不能牆面終契襲明之旨或異管窺况夫貧則宜甘學也宜耽豈奪鑒微之見實假照鄰之燭等虛室之白寧喪爾明喜衝孔之光已從吾欲 蔣防螢光照字賦曰士有閱簡策尚專精恒俾夜而作書每聚螢以襲明縹裘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鈎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俯而察煥乎呈科斗之文靜而觀炯爾見雕蟲之藝諒依人以明道匪韜光以自衛居暗室者懷我

而載寢載興遇明時者假我而自彊自勵用或因物勤斯飭躬不晦乎風雨不翳乎昏蒙臨墨池則珠還合浦映草聖則燎點寒釅金輝始徹疑清露之騰文鳥跡旋分謂靈鳥之就日可以窮永夕可以佑殘燈捨之則其功不足用之則其道彌弘顧螢光之在照蓋欲罷而不能

增論宋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曰顏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久而弗失則居之安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

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增記宋張文潛進學齋記曰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一日之間出則莅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嫻與夫誦說講辨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矯揉其心志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
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易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古之君子士會食而問殽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參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

